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石村貞一纂評

卷六

PL
2619
S5
1878
V.6

LIBRARY
OCT 1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公非好爲異者但曉事耳介甫以不曉事亂天下而自介甫以後宋君子之不曉事者何多也以此益歎公之不可及

同人云冒頭便説破已意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六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魏　源默深批選
日本　石村貞一纂評

蘇　軾子瞻著

議學校貢舉劄子

准勅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四語一篇大旨已括於此）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隷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

山陽云、儒者之論往往如此、說來使人欲笑、

侍從猶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一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

同人云、兩路夾説、最分明、

山陽云、以上論學校、以下論貢舉、長短不齊、以所論事有多少也、

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以上駁學校之難復）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此尤不可行）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

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

近日應孝廉方正者幷不必割股廬墓等事此又

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

江河日下之勢也以上駁鄉擧

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

德行之弊

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

同人云、滄桑屢更、陋習不改、

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二人守正而迂則有之目爲矯誕非也）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策論之弊必至於此前甲辰丁未已嘗行之徒得荒陋庚戌旋復舊制以此擬專取策論之弊）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

山陽云、以上歷論法之不便、至此總結一筆、然後說著手、

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以上駁兼采擧望之弊）又豈足尚哉、諸科擧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以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疏矣、（以上駁不用貼墨而考大義之弊）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此所謂責實也）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

同人云、性命之説云云、至言宋儒藥石、

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

近世學者亦有恥言下學遠求上達之説、其弊也、

性命之説、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

流入於佛老而止、

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

山陽云、東坡劄子奏議、皆中年以後、老成之議、文亦老成、不似策論縱橫激昂有喜事之態、然亦其時勢異故焉耳、

帝曰、按本傳熙寧四年、王安石欲變科擧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之、軾上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政事得失、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

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近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時上從王安石議。更定科擧法。專以經義策論試士。又立太學生三舍法。又用安石三經新義。頒於學官。其言似可聽。而其實適使人廢學也。東坡此議。欲即於舊所行法中。得取士之實。不必紛紛變易。恐變易之中弊即叢生也歟。公亦嘗言取士以文。類浮而少實。及臨事設施。奮於事業。不可勝數。所見正復相同。○公上此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

得軾議。意釋然矣。即召對。既稱旨。遂諫買浙燈事。復見納。乃上書言新法不便狀。此進言次第也。

太廣、進人太鋭、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其後安石卒更定其制、迄今六百年、無復以詩賦取士矣、朱子云、詩賦却無害理、經義大不便、分明是侮聖人之言、蓋學者說經、志在獵取功名、而非求通於謨訓、以漫瀾不可方物之語而抂之、經義故曰、侮聖人之言也、宋時其弊已是如此、夫欲山陬海澨、皆知絃誦、六經不以取士、其道無由、經義未始非善制、然人之通經與否、觀其詩賦、豈不能知、果是真金、則盤盂釵釧何者非金、奚必專求之礦沙、礦沙亦有銅鐵、不知者獲則取之矣、軾議非謂經義不如詩賦、蓋謂詩賦行之已久、不必改用經義、以得人之道、全不在此耳、古之取士、自較後世精密、然亦必廣收而器使、以漸陶鑄、而成其材、若謂所取萬不失一、則雖堯舜之世、亦未必能之、敷奏明試、撻記侯明、書言之矣、然共工驩兜之屬、又何自來、獨非堯舜所取之士耶、聖人亦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而已、教之不厭其詳、而取之不嫌其廣、誠學校明、而風俗厚、則成人有德、小人有造、人才自必輩出、不在貢舉之改法也、軾議實為至允、

帝曰軾既以議學校貢舉事稱旨遂諫買燈以嘗上意復見納乃言新法不便狀今考此篇可謂剴直無忌憚批逆鱗矣而神宗聽之如轉圜又論新法不便指斥安石則御史即摭其推官職事按問既不得纖芥過則使之危不自安求知外郡到官歲餘李定舒亶輩即希風承旨詆以謗訕朝

諫買浙燈狀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

隱然有後上書在

廷下獄論死、歐陽修謂言人主過失易言權臣過失難、豈不信哉、

收禁止私賣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擧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擧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有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此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悪其厚費（斬絶）

東坡文總評
山陽云、東坡雜名文膾炙人口者、大抵率筆、其刻骨鏤心而作者、論策而已、是其二十四

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
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
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
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與可不畏
與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
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
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
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已自求以
消讒慝之口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
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縱出內
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

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絶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指皇族）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

五時作、故有喜事態、不類他日奏疏老成、亦時勢異耳、倡勇敢及策斷上篇、其文與識、可稱壓卷、佗論兵刑民財、語皆精鑿、如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二語、可謂盡漢唐宋兵制利害也、余作通議、欲一語彷彿、不可得也、凡讀東坡少時文、見其波瀾踴躍可喜、然最要觀

其精鍊處、余每讀憶神宗呼奇才奇才、而此老命遭蹭底慟哭時也、

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應前為上萬言書

地

動以情、折以理、既侃直亦婉曲、嚴主亦當霽容、陸務觀有感於腸斷當時諫浙燈也、未信而諫者、應以此為法、

帝云、一書萬言、意甚貫串、而不失之複、詞甚矯厲、而不過於激、不獨經濟之裕、抑亦文章之雄、

迂齋云、一篇之文、幾萬餘言、精采處都在開諭上、有憂深思遠之意、有柔行巽入之態、當深切著明、則深切著明、當委曲含蓄、則委曲含蓄、真得告君之體、廷對當倣此、

上神宗皇帝書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

晩邨云、構大文字、必用間架、是篇以三言分柱是也、但三言仍是一串、爲行新法、失人心、因驟用小人、而風俗壞、又畏人言、拒臺諫、而綱紀隳、故公文以結人心一段爲主、其說最詳、而下二段從之、其說稍略、譬之兵法、雖分營掎角、而其機柄呼吸、仍歸於一、此唯才力氣魄大者、方能統攝得來、

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

否則但彙作數篇、闘湊萬言書、人人可為矣、又云、此猶戰國策士刺探之術、沈曰、三大綱中、尤以結人心為主、以安石新法、皆拂人心之事也、故此條暢言之、鹿門曰、按蘇氏父子兄弟、所上皇帝書不同、老泉當仁廟時、朝廷方尚安靜、宣德澤、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攬

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

（喩○注○出○此○句○是○添○力法）（疊用引）（照對安石）

威權、責名實、長公次公當神廟時、朝廷方變法令、急富彊、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省紛更、持寬大、然次公之言、猶紆徐曲巽、而長公之言、似覺骨鯁痛切矣、然三人中、長公更勝、其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如陸贄、讀古人文章、須於此細細權衡、方得他下手處、
山陽云、今陛下之

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縮上起下）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總束）（儲云）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已上言人心之不可失、已下歷指新法之失人心）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儲云創）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制置司一綱、遣使水利雇役均輸青苗、逐條說去）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凡數目）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

句、結前起下、過渡處一頓、蘇家慣手

晩村云、議置監官云云、皆條例内事件、

山陽云、再過渡轉下、仍用前語、勢一頓、

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説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説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

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誚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

篇中引喩往往雙行

結人心要着

迂齋云、漢之文景云云、此議論好、施之神宗朝尤切、

同人云、迹字說當時病痛、最切深、

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

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應無迹）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切中神宗之病）孟子有言其進鋭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時舊相皆已引退）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

山陽云、以其切中
今弊、故盡收其言

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
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
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
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
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
（胥小面目如見肺肝）
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
置勸農判官使裴寛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
下、招攜戶口、撿責漏田。時張説楊瑒皇甫憬楊相如
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
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
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

沈曰、就遣使中分出不便於民四件

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貪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

引近事為証

又曰、此論興水利之害、

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説、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其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

山陽云、洞達人情至此、非尋常文士所企、而文之曲盡其意、亦非俗吏所望、是遠翁所以絶出古今、

沈曰、此論雇役之害、

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歳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奪業欲姦弊必至此）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

汴浙之間數郡僱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僱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僱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

晚邨云、此即兩稅之流弊也、

山陽云、託之後世妙、

沈曰、於雇役中、又抽出均役言之、

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

不免戍邊此其所以籍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
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
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
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
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
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
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
此三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
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
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
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

又曰、此論青苗之害、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毎擧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揺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

上言未必不抑配此言即不抑配而其害已深

同人云轉到驟常平處利害分明

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羸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

入情利害如燭照數計介甫之執拗不曉事爲

從知之

極言常平青苗不兩立之勢

山陽云、反振轉下處、毎用臣云云、陛下云云、

沈曰、此論均輸之害、

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見者爲例、以實欺敵之狀）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説、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説、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説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制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

同人云、論事俱曲入情理、

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已行之事云云、中神宗之病、

晩村云、可與樂成云云、介甫執拗、當以此要其主、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歳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過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説。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

沈曰、束住結人心一段、
迂齋云、精神全在呼喚助詞、

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衞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

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指西夏）取靈武北取燕薊（指遼）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愼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

沈曰、以下言厚風俗之事凡四、

又曰、崇寛厚、

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徳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徳寛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

人法並列、而此段意自重用人、

山陽云、歷證故事至本朝乃提筆、

沈曰、去苛察、

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應歷數修短）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

又曰、抑僥倖、

曉村云、東坡論賈生却當、

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況其他乎世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

山陽云、引證故事、特許賈生、借賈生折今時用武之説也、文有波瀾、

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説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説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説用之晩歲其術必精不幸夭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此又影射安石）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

沈曰、舉積勞、

山陽云、挿一句、提醒主意、

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令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

沈曰、束住厚風俗、

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

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太祖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

山陽云、論紀綱段、最短、故數提醒本意、筆勢尤變化激揚、

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
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
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
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
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
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
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
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安懿稱尊事）、本非人主
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見主張新法者公議）
臺諫以死争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

同人云、當時荆公必有刼持之術、使臺諫相傾不發、故極論之如此、

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玆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

沈曰、束住存紀綱、

所以童蔡秉政之後南朝死節只李侍郎一人

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

黄震曰、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混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鋭、尚欲迅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大息之風、及既懲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

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册。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

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眞可垂訓萬世矣、

山陽云、三言反對、收人心、厚風俗、振紀綱、

同人云、通達治体、而忠君愛國之忱、溢於言表、讀之未嘗不流涕、

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鋭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讒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説惟陛下

後日詩案之禍公預料之矣

又云、仁宗為子孫得兩相、熙寧時不用二蘇、用介甫、此北宋治亂存亡之機也、豈非天哉、
鹿門云、公感神宗之允所議貢舉、及停止買燈二事、以故敢為危言痛陳時政、然所以結知主上者在此、所以深執政之嫉惡者、亦在此、大略摹倣陸宣公奏議來、

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三段分應提綱。寓排比於散行之中。正意未足處。都以喩意醒之。極愷摯亦極婉曲。告君之體。自應如此。○賈長沙之雄恣。陸宣公之整頓。兼而有之。○三大段中藏得無數小斷落。作大片段文字者。須知此法。

同人云、以引咎感恩為祈請、句筋字骨、語語圓成、坡公極着意文字、山陽云、歐蘇內外制雖妙、非其本色、謝表亦然、温公云、臣不能四六、乃許知兩漢制誥、不知其謝表亦不用四六否、温公真快人也、廻護至尊、又不放過此輩、筆舌妙妙、

到黃州謝表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 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孤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鼯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

（至尊措語圓活、王維所謂執政方持法、明君照此心也、又廻護）

沈維學曰、步步引罪、而無可罪處、所自可見、詞意婉曲、深摯、
一本無易下、有臣無任云四字、

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後徐渭用此四語、爲胡宗憲獻諛嚴嵩、便使人失笑、

此詩案之獄、既與欲置之死、而帝獨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也、引咎銜恩、字字嗚咽、

同人云、今日讀之、猶覺浮浮心動、

謝量移汝州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

與獄中寄子由詩

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同一可傷

又云、祈請意在言外、寫謫況、一一真景真情、最易感動、

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忻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此謫黃州後。帝欲命成國史。而宰相王珪不欲。帝手札移汝州也。命寄江湖之上。三四行。寫謫居之況。比少陵贈鄭廣文詩。倍真倍苦。

同人云、起勢極重、猿嘯鵑啼、

又云、讀此而不淚下者、非人情、

到昌化軍謝表

（一起便不忍讀）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卯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所云魑魅喜人過也）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公於紹聖時、因御史言、謫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

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此到軍後表也地故在儋耳非人所居故篇中寫得氣象愁慘不堪卒讀○徐州謝獎諭表中云寛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湖州謝上表中云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又云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杭州謝上表中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杭州謝放罪表中云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

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謝兼侍讀表中云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以上摘錄見東坡四六眞至飛動別於唐人

維學曰、情詞懇切、句句精錬、却似句句直說、所謂自在流出、乃文之至者也、

同人云、神宗知公最深、其不免竄謫者、萋菲之爲耳、二句、寔話寔情、此非面諛、

乞常州居住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中謝　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絏、亦將有望於桑楡、但未死亡

（行浩氣於排偶之中、與句雖字琢者）（過別）

又云、對君父祈哀、一一如家人語、

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貧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

○祈○哀○君○上○之○

○前○竟○如○家○人○說○父○子○語○惻○惻○動○人○

又云寓渾灝流轉之氣於排偶中此

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
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縁僥倖功過相除
稍出羈囚得從所便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
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潰生羣言或
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
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
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以全三樂
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
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
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
君父敢祈神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

四大著作、其感動人主、只是一真、

來聽候朝旨。

此公未至汝州。上表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於此。朝奏夕報可。宋時君臣間猶有家人父子之誼焉。此表皆直白語。不須文采而感動人主。自深惟其情真也。體裁開自陸敬輿。而公尤擅其勝。

識解既超則措語自然驚動行文自然高卓至其疎徹俊邁之氣磅礴筆端真奇才也

山陽云他人爲之開口即説聖人之兵則不能聳人主之聽今傍頭一句喝破使讀者毛骨共悚

又云必死必亡何等危言非此不足針頂門

黄震曰歴序祖廟朝用兵次第其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斗險好字是通篇之骨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内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

哀痛切至、真可為萬世人主、好用兵、人臣好兵事者之戒、

張英曰、伉爽淋漓、命意圓湛、而體格端重、詞氣豊裕、公文之似陸宣公者

勵杜訥曰、歷述當日情事、淋漓痛切、利害較然、一往波折纏綿、尤見老成謀國、惓惓無已之心、

同人云、御敗歸勝、

蓋此時所諫正在

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撤開戰敗歸

重戰勝。蓋此時所諫正在兵出有功之後也。

兵出有功之後所謂文貴切題做也然諫敗易諫勝難看他何等指切

山陽云平列秦漢隋唐而獨就最尾唐一君作議論結上是亦坡公慣用法

惻怛之意溢於筆端亦隣似代老臣憂國之語

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寛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寛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山陽云、一翻振起前後文勢最妙、

同人云、已下五折、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源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

歷歷敘次、細玩其每折過渡、頓挫處妙、

山陽云、非坡翁、誰能使利害了然於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僭階、既而薛向爲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横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

與仁宗反對

轉妙

筆而不費筆如此

沈曰此段以民命之可哀動之同人云千古名言讀此而不動心者非狼心即頑石耳

虚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鋭氣方盛（與勝而禍大相應）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薫眼折臂自經之狀（白傳折臂翁樂府可証）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警心怵）

沈曰、此段以後患警惕之。

山陽云、以三且字愈進愈深、直至勝廣之形而極矣。

曰牛羊芻豢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

上言戰勝之後民命可衰。此又言必不能勝。

沈曰此段以天心之向背戒懼之、

同人云、公此書非只諫用兵、乃諫好兵也、好字洞徹當時人主骨髓、開口喝破、通篇俱發此一字、

山陽云、一篇著實下手處在此、故以臣願起、以則臣結、此一則字、斡旋大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

有力、文云、以然字轉言獻言之難、而顧篇首勝者禍大意、帝曰、有宋三百年第一篇文字、其云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奏捷、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饋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

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此百餘言、直可上配六經、特再録之於文後、以為警心怵目之觀、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無意不到真是八面開匣

楊用修云、古之諫用兵只說不勝之害務避害而趨利此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況以當今天時人事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

張公上此書以李憲破斬冷雞朴兵出有功恐常注意用兵故力陳戰勝之禍以動之也歷數王韶章惇熊本諸人原發難之始而言愷惻詳明婉轉深入欲回人主錮蔽之心庶幾危言足以動之

西仲云、只知有君、不知有他人、所以爲忠義之實、致謗之因、
山陽云、二句受謗之由、筆簡而情狀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

取謗根由

盡焉、

西仲云、叙皇帝不回謗而加罪、以起下意、

山陽云、自明之言、一篇中唯此數言、是文體又文品也、

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適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

同人云、游宦之士一段、真足感動人主、亦見先生筆舌可畏處、

山陽云、以敢望二字歸到要著、

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寛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録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詑郷鄰之父老區區志願

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因反者累及本難置辯公於難辯處曲曲解脱見中傷者多横被讒謗帝亦不能屢赦也情詞真至正如人子哀訴於父母之前與昌黎到潮州任上表同是一種筆墨

同人云、論上揭舉大綱、中下細就章子辯、
又云、名輕實重論正統、最確最精、後人沾沾於三國志南北史之間、用意過當、流弊至李壽長編、而鹵莽割裂、史家傳信之法蕩然矣、試三復公名輕實重云云、當不至此、
荊川曰、臨川諸論、語體皆方而少圓、若蘇氏兄弟則圓

正統論上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名實二字三篇要領、却側在名上）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只淺淺看）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如堯舜三代是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主意）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趣於實、（語）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儲云、賢不肖實也、貴賤名也、正統只就貴賤上說、解人頤）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

之至也、武曹云、此三篇、大抵從孟莊得來、熟讀之而有得焉、則文不可勝用矣、第二篇、前半言正統之説起於歐陽子、霸統之説起於章子、二子之説、吾與歐陽子、此其所以與章子辨也、後半言正統之爲名、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此其所以復與歐陽子異也、第三篇、言章子

（貴賤論不論賢不肖所謂不以實傷名然貴賤之）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

（外原自有賢不肖在故曰名輕而實重一意翻出）

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

（前後淺深二層）

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

（收盡大旨）

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名輕實重一篇主意見有天下者皆當以正統名之若其人之賢不肖則有實在楊堅朱温不以有天下重文王不以無天下輕也此篇總冒後二篇從此引出

欲以霸統與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故純乎名、而後實重、凡兩篇之意、皆包含在此篇中、而不說破、故謂之總論、

篇中所謂正統者、名之所在、此次篇前半之意、與章子辨者也、所謂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人、而後名輕、此次篇後半之意、異於歐陽子者也、名輕而後實重、則第三篇所謂莫若純乎名、故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不勝誅於天下者也、

中間從名字生出貴賤、從實字生出賢不肖、此一意翻作兩層法也、曰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又曰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此順逆法也、

同人云、先駁章子、後井發已之所以與之者、異於歐陽子、蓋公所見較歐陽更精、此正善全歐陽子處、

正統論中

章望之著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説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説歐陽子之説全而吾之説又因以明

明統論以駁歐陽

章子之説曰進晉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

專辨章子不予魏統

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呉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絶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絶魏魏安

廖紫舟云、千古篡弑湯武實開其端、若諱湯武而獨罪

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疆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兼辨晉梁）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此一折鋒快、即所云實重也）恥耶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

後世之有天下者、不特無以服其心、亦非天下萬世之公論也、

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簒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簒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

（敏妙）

同人云、縱橫百變、万斛飛泉、

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擧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

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擧而加之簒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仍歸到實重）

大義上篇已明此只就章子說一一辨駁以足上篇之旨也末醒出名輕實重意筆勢神龍夭矯不可捉摸無一筆不曲無一筆不透

同人云、公論當以正統爲第一、于此見公之識與才並足千古、思治論特其少作、而世人競稱之、固與耳食無異、

又云、論下嚴辨霸統、性復透徹、理直詞強、千秋絶調、

又云、此等轉筆最宜玩、

正統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擧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

（章欲重實而霸統之說正[illegible]）

（此處虚按、下暢言之。）

（按住、下忽陡起。）

棐舟云、善乎蘇子之言、曰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此千古不易之

已焉耳。章子之説。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備列其實。直窮到底。）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此實之所以輕。）（也）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説。固便乎簒者也。（絶地復生。愈）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難緊一歩。）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

論也然猶未暢其說予仍以三統定之一曰一統一統云者已混天下於一姓而無正偏之可言也如唐虞夏商周秦西漢東漢晉隋唐宋元明與我朝是也二曰正統三曰偏統正之云者對偏而言也有偏故有正也如天下分裂則以承一統之正朔某朝為正統餘皆為偏統如蜀漢與前五

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令人失笑）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轉到名輕）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歸結實重）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

代後五代爲正統是也正統得而偏統可知矣諸儒不解其説遂誤以統之一字妄爲分別以爲得天下正不正之定論豈其然乎

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説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説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删詩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皆曰正統之説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此篇專辨霸統蓋予以霸統正以寛待亂賊縁霸之下不能復有所加也不如名以正統而不沒其簒弑之實乃爲兩得辨折處筆筆有鋒論愈快理愈足矣後世又分出偏統竊統等名眞乃支離其

說不可爲訓

山陽云、觀東坡之文、要看其用筆、爽朗無荊棘、任口議論、自成篇法、是其所以異於老泉潁濱也、老泉潁濱、皆豫爲布置、然後就緒、故讀者初不了了、必讀畢細繹、乃領解其意、至坡則無之也、

同人云、單中明君臣不相安句、以其爲禍尤烈也、

晚村云、洗發君臣不相安句、專言擊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夗注）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

（漢○唐之季）（難○擊○小○人○在○此）

勝之禍、

山陽云、一段正喩夾寫、此法最長、初學筆思、

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内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

晩村云、前言害于國、以下言不合于義、

同人云、論上言小人不可撃、援漢唐爲據、雖不勝與勝平列、而大指尤重君臣不相安一邊、

晩邨云、作文之要、曰引喩、曰證事、是篇于斯二者、極盡

徒撃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撃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瘻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急脈緩受

此亦非篤論

大臣之於小人上則化而用之次則乘其機而決之若兩者不能惟逞其憤而出於一撃則危而已

其勝、但通体都是反說、如覆敗其未講下半處、宜必有下篇也、武曹云、前以擊之不勝、擊之而勝、兩意並提、而其意實重在勝者之有害於國、叙漢唐處亦然、故其正喻夾寫處、單就勝者之有害于國說、此下仍舊兩意雙收、而結處又將不勝者翻發有波瀾變化不測、

矣。公有見於此而極言之。然以義正君處尚未透說。留下篇地步也。即下篇亦只說得無害於國。而大臣本領全未見及。是學問經術猶有欠闕處在。

○大臣論下

承上篇來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撃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歸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忍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同人云、論下言去小人之法、内自固其交、而陽寛小人、以破其交、扶危定傾、無以易此、

山陽云、一篇大旨已盡於此、

晩村云、迫人者其智淺、迫于人者、其智深、

又云、如甘露之變、反使宦官詞直、山陽云、至此纔説實着、是二篇中關奥也、然文字無大奇、

違之也、小人在内、（上篇漢唐宦官之属）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經濟兼權衡在内）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申言破小人）夫小人急之則合、（之交）寛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争、見患

二上脱固君子之交四字

又云、自聞之曰以下、段段重説、直至天下安之、小住脚、更申言破小人之交二節、不別置結束、直就固君子交上、引一典趣勢結筆、坡公毎毎用此簡便決、從前文家所絶無也、後之讀者勿為其所瞞過可也、

晩村云、蘇氏之所謂大臣者止于此、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寛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中言固君子之交）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説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又云內以固君子之交外以散小人之黨一意相需然使小人猜懼則固交適足以速變坡公說二者于詳略先後之間甚有次第

武曹云前言小人急之則合繼言君子急之以合其交之爲害即乘勢言君子當寛之以待其變然後言小人寛之則散小人分作兩段叙

又云君子合在中間說文法變化巧妙

又云上篇言小人不可輕擊此篇言大臣擊之之術

姤之九五以杞包瓜言時當含章則包之也夬之九五莧陸夬夬言時當揚庭則決之也而不可如九三之壯於頄有剛見面目之象惟君子之交相爲固結得五陽決去一陰之義則功無不成而利有攸往矣論中殊得此意而深交無爲四字尤爲緊要蓋深交則君子不孤無爲則小人不疑忌也上篇議論得此乃有歸宿

王遵岩云、以與說高論四字立案、煞是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于荀卿、此尤是長公深文手段、
山陽云、東坡作孟荀子思韓非等論、蓋一時攙思連成者、其章法語意大槩相類、而變化可見、諸論皆以孔子起、蓋先立規矩準繩、然後下剪伐、
介軒云、句句爲荀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悦、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

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透發憂天下之深意）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備云、翻從李斯說入是酷吏手）（歸獄）

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實徵異說）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備云、先鞫荀卿接入）

卿伏案、帝曰、謂人性惡、誠荀卿學術之偏、此又推極言之理、據情評、非苛論也、

介軒曰、行其說句、暗指荀卿爲不義句暗指李斯、

晩村云、以李斯定荀卿之罪、一篇議論、俱要在兩人相着處、只緣兩人本不相類、卻從不相類中、指出其弊病之相因、此處鉤結之奇、過卻之妙、殊

足翫味、
二田云、落題、倒揭李斯流禍、最跳脱、
武曹云、兩獨字、正其異説高論處、
又云、歴詆天下賢人君子、與言必稱先王相反、
帝曰、軾謂李斯破壞周公之井田、不自斯始、且井田肪於虞夏、亦不得屬之周公、此語蓋軾少作、未檢點處、不可爲法、
介軒云、一篇主意

（李斯）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開）
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
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
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
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
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歴
（備云、次擒李斯歸獄荀卿）
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
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
（諭猶而明）
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
（結斷）
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
（仍以聖）
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

在此

沈曰、井田不始于周公、破壞井田者商鞅、非李斯也、

東萊云、頭使孔子起、仍旧使孔子結、

山陽云、曲終奏雅、文氣悠然、如川紓山開、不獨應篇首成篇法也、

鑾江云、冒論先論聖人自言、說弟子取捨、并斥高論、以爲本論線脈、本論三截、提申覆申、每結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語、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語、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語、語語緊相應、

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言不求異論、作抑尾。

儲同人云、太史公作孟荀合傳、而韓文公上下千古、亦以荀卿爲聖人之徒、與孟並稱、是長公以前、荀氏業有定論、相沿數千百年、忽欲翻案、豈易措手、卻得李斯亂天下一節、歷倒他分勘合勘、總之歸罪於荀、當是長公極得意文字。

以孔子反影荀卿、以李斯之惡歸獄荀卿、一出一入、銳不可當。○通篇本孟子生於其心害於政事之說、此論出、而後人不敢復推荀卿矣、文人之筆、重於丘山如此。

但覆申處、先借小人桀紂說起、後借父報仇子行刼說收、此行文巧處、且有法者、末節僅僅數句收冐論、則擎天之力、看來議論亦確固、

王志堅曰、鍾伯敬謂長公此論、爲荊公作案、公此論刻應詔集、乃應制科時作、未有荊公事、伯敬誤也

帝曰、道德刑名之利害、所見朗徹、而辞筆亦沈鷙絶倫、同人云、直以太史公為題目也、冒頭原題、及發揮題目處、八股頷巧法悉具其中、三百年大家文字、多從此脱化、最宜深思熟讀、

山陽云、亂天下、天下之亂、一語重複、為順逆之勢、是戦國語調、

帝曰、老子無為清静、莊列一死生、解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悪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耼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説、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欲擒先縱）固亦無悪於天下。自老耼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外膠、皆所謂遊乎方之外者、其與釋氏不以中西而異、人誠能識心達本源、則酬酢萬變、正其無爲清靜也、竭力致身、正其一死生解外膠也、

同人云、先分忍合、是時文入題處、

山陽云、段法斬截、

同人云、夫無有豈誠云云、文關過接處、有神力以行之、

○黜○異○端○先○尊○聖○道○即○荀○卿○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論○中○提○出○孔○子○意○此○文○家○建○瓴○水○勢○也○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畏○也○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値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不愛其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

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

○老○莊○之○旨○此○總○透○其○所○以○然○

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

荊川云、殺人不足以爲不仁云云、借此一翻、便是深文手段、
山陽云、一篇議論主意、正面在此、却用爲繳結、以下引太史公語、防勦說之譏、末亦爲搖曳勢、應篇首、文局圓、文態濃、
晩邨云、與荀卿論、同一蹊徑、此更名理、
武曹云、荀卿論題

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筆如健兒斫陣　申韓之意　搜出根脚　出題外

胡敬齋云、言非之慘刻、由老莊以虛無輕天下、亦本太史公原道德之意而發、與李斯禍由荀卿同

外尋出李斯、而言其學出于本題之人、此論題外尋出老莊、而言其學為本題之人所從出、立論不同、而家數則一也、又云、不忍殺人而不足為仁四句、真是辯才無礙、學者不可不然、

一公案。

申韓原於道德、太史公發其端、而此特暢言之、見一意虛無、則不知有君父、不知有君父、則仁義禮樂皆不足用、而天下遂無不可殺之人、此刑名之禍所由熾也、筆鋒之利、直欲洞胸徹札、

帝曰此文與代張方平上書所論窮兵黷武之禍警後世君臣最爲深切著明軾之垂光百世宜矣
同人云一事申兩戒深識至論歸罪商鞅變法分明譏切荊公
東萊云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
晚村云但于截然兩篇以智爲關紐若斷若連章法奇絶

、論始皇漢宣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内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山陽云、欲說他虧隙處、先說十分無虧隙、是文家逼出法、
東萊云、内外相形、始皇本無此意、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
晩村云、雖然以下數句、了上生下、一段之關鍵、
武曹云、漢宣是客、却客主並舉、
又云、與庸主不異、應桓靈肅代、
山陽云、如始皇漢

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出此句如高山墜危石〕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搭入漢宣〕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章法〕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又翻出一意〕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

宜者暗指神宗、又云、此數行疑問、與前段不可以言智對、借或者口中出之、便不板、是化板作活法也、武曹云、答上前處、此寔前就商鞅略說、此就李斯詳說、山陽云、豈料其偽哉一句、小繳引周公為遊行勢、然後

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經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

盡情洗發、疊山云、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武曹云、又紐合商鞅、行文有頓挫波瀾、落下亦更聯絡、

又云、以法毒天下、此是実說、

晩村云、單接戾太子、合到扶蘇、無限轉折、

山陽云、知訴之必不察云云、出於無

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

聊也、總說客似泛、忽又以故字混融客主、然後以李斯之智、知扶蘇之不反、歸入本題、筆力縱橫、

鑾江云、前段言始皇任宦官之非、漢宣配說、後段言始皇重法禁之非、漢武配說、而以或人之言、為前後過接、此是文之大段、

之悍則寧反而不許、知許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文作兩大段看、前一段說秦之亂在用趙高、後一段說扶蘇蒙恬之不敢請、在於商鞅變法後之積威、前一段中搭入漢宣、後一段中搭入漢武、而兩大段只是一事、仍只作一片看去、志林十三首皆南海作、為公極得意文字、幾於天雨粟鬼夜哭、

武曹云、上下半篇、各自立議論、中間以智字聯絡、而兩處結句、章法又相對照、
又云、前半引漢宣陪說、後半引漢武陪說、

又云、前云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後云聖人令行禁止、不及商鞅、解此筆法、通體靈動矣、
又云、說商鞅處、一意翻作兩層、

晩村云、大旨責增之不早去而意分三層、第一層疑增、第二層弑義帝、第三層殺卿子冠軍、起手直據第三層、却用逆推倒褪之法、吐出第二層第一層来、既將三層作一串說、又於逐層接縫之處、細細洗發点實、末仍收應早去作結、此篇文勢極變詭、法度極整齊、然於鉤畫段落處、猶欠分明

論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語作論之土）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畔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

山陽云、人臣人君伏後案妙、讀者多不覺、
又云、引易詩極力紆餘、即老蘇管仲論有舜而知誅四凶、有仲尼而知去少正卯、兩句筆法、蓋其家傳文訣也、
介軒云、羽之殺卿子冠軍也云云、間此二句、文字優暇、
晩村云、吾嘗云云、一段發明既殺卿子冠軍則必弒義帝之故、乃第三層

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反覆以明當去於殺卿子冠軍時筆）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筆有鋒）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妙於反說）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間無疑之主哉、（亦不用正說）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此未爲義帝之賢、以宋義實庸人也）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陪筆）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想當然語）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

殺其所立羽之疑増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増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増高帝之所畏也増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増亦人傑也哉

去於弑義帝時是正論此又翻進一層用筆步步剚入如短兵相接所謂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也○其弑義帝則疑増之本也下若云此陳平之間所以入也便是庸筆讀此可悟敏鈍之別

與第二層文接處、山陽云、必自是始矣一句、應疑増之本也、成常山蛇勢、不見分應痕迹、又云、方羽殺卿子冠軍、應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句、以誅之去之二意、代増計畫、再以去就之分、爲増惋惜、直以至依附成功名句、盡情罵殺、是爲一篇結尾、忽以雖然二字翻起、死中求活、成臨去奇波、文氣如疊浪、坡翁海外文字、故有得於風濤之勢也、

武曹云、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敗碁有勝着、勝碁有敗着、得失在一着之間、碁師旁觀必能覆碁說、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知者、必長于作論、

毅卿子冠軍時、增之事羽無幾時耳、而增即去、智則智矣、忠則未也、且增已以身殉羽矣、寧肯用智耶、

鑒江云、前冒提出不能忍一語、是探源、後激言高帝項籍之能忍不能忍、是餘波、看来能忍不能忍、是立論主腦、而中段本論、却形寫影過、不肯復着、此行文巧處、

帝曰、以忍字作骨、而出以快筆、豈子瞻胸中、先有此一段議論、乃因留侯而發之耶、

二田云、子房仕漢、並無能忍証据、故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籠冒通篇、措制義中小講體）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太史公含意未申者、公當讀書人）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一眼窺破、是真能讀書人）且其意不在書、（開一筆生出正論）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

借圯遇指出、山陽云、且其意不在書、纔著一語、便入韓亡秦盛、當時大勢、才大氣豪、觀此可見、自是一滚說下、至秦皇不能驚、項籍不能怒也、不可段落、此一句、如龍首始現、二田云、驀接圯老深折、是能忍點睛處、篇首取証盡此、山陽云、微露機、忽引二典、如龍身忽現忽隱、

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

（不能忍）（教以能忍）（用老人語收）（住）（兩徵引是縱受法）

又云、且夫句、趁筆帶補隱前、
武曹云、使之忍小忿、是寔說警戒、
山陽云、秦皇項籍二語、結上起下、筆力掀翻、想見坡公得意滿志、是全龍出現處、引一事證高帝非子房不能全、
介軒云、萬派飛流、揔歸一壑、
二田云、只此實事一指点
山陽云、引史公語、

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鋭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暢說）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結上）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此推言之）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一語歸鎖）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餘波）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太白於博浪沙擊秦許以智勇此又翻出子房之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議論正大且其意不在書一語空際掀飜如海上潮來銀山蹴起〇老人教子房以能忍是正義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是餘意作文必如此推論

翻案生色一結悠然畫龍點睛

武曹云一意反覆說者須曉得逆順法又須曉得虛實法子房以蓋世之才一段從子房說到老人夫老人者一段從老人說到子房此順逆法也虛實法者即高帝篇荆川所謂藏露也得此二法便能一意翻為兩層又須曉得急脉緩受法前千金之子云此以譬喩為緩受法也後引鄭伯勾踐事是以引古為緩受法也且一路皆說子房不能忍而譬喩及引古皆是能忍者乃反正相間法也又須曉得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理後幅項籍之不能忍觀起高帝之能忍而以為子房教之又言高帝猶有忿忿不能忍而非子房不能全之如此方滚滚不窮

西仲云此篇以忍小忿而成大謀一句發出黃石授書之意雖未必合於當日事情但能忍不能忍之閒實為劉項成敗之案說得中窾且以黃石為秦之隱君子卓識不刊可喚醒世人狂惑文字之佳又其餘事耳

西仲云、賈生病源全在取忌絳灌漢文勢難獨任、正是不能用漢文處篇中層層責備、却帶悲惜意、筆力最高
山陽云、下兩句、後直入本題、此又冒頭變格、
同人云、折以孔孟、賈生焉得無媿、
山陽云、引孔孟三段、証有所待有所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一篇斷制）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

忍之實、故意分爲三段、沒双提痕迹、

又云、若賈生一句、承上起下、一篇筋節、

沈曰、談何容易、子瞻不能得志於神

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擧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

本充虞之問偶然失

檢

用字是蘇氏作用終嫌語病

代處自用之道

宗之朝、與哲宗初年、可以知賈生矣、

山陽云、識不足也處、與范增論陋矣處同一筆法、古之人以下、推開一步、與范增論雖然增高帝所畏同特彼短與長耳、

武曹云、以得君變身立說、本是前提

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不能有所待之實）

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不能有所忍）（之實）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二語斷得定）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着意在君一邊）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補得周密）（運掉有）

清二柱、後分應之文、然于得君下、又據上不忍棄君、以足上意、却並列為三、故以迷入之眼、至其分應處、蓋深交大臣以得君、不自殘其身、而默默以待復用、此東坡為賈生畫策也、立談遷為痛哭、自傷至于夭絕、此賈生行事之失也、乃前則先為畫得君之策、而後言其立談痛哭之非、後則先責其自傷夭絕之非、而後為之畫愛身之策、恰好將賈生行事、撮在中間、筆法飛舞變化、滅盡分應痕迹、真飛仙之文也、

者亦慎其所發哉。

中間實運出用漢文處。是蘇氏經緯。責備中語語惋惜。筆力高絕。○讀此文須知言外有漢文負生之意

鑾江云、此是冒頭格、理意實盡於冒頭、本論不過就事實而覆之、但本論前提後繳、
山陽云、是非冒頭、乃虛引也、所謂冒頭、先立破題、言一篇大意、如留侯論是也、此文不然、
又云、仁人君子云云、是破題、出之於此、文法奇變、
二田云、吾發吾收、即定規模而從事之旨

鼂錯論

儲云、冒頭冒盡一篇文字、是論中一格、此更冒頭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詳於文矣、如坐觀其變云云、此處既詳、文中更不

道及

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應是免患

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

繁

虛含天子自

鹿門曰、錯之誤、在夙有愆於盎、而欲借呉之反、以誅之、此殺機也、鼂暇其室矣、何也、以錯之學本刑名故也、
西仲云、入鼂錯事、兩語斷定、
楚材云、惟堅忍不拔、故能從容收功、伏下徐字、反照下驟字
山陽云、夫以七國之強、是受禹治氷、入本題、即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

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呉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己欲居守、

筆法、
又云、錯不於此云云、廿二字、一氣讀、如万尺老松突出林中、是一篇脊膂也、
又云、且夫發七國之難一句、頓挫覺紙上落筆有聲、已欲求其名、忙中補挿、應篇首、
介軒云、所謂犯大難而成大功也、
山陽云、嗟夫世之君子一段、咏嘆爲結、與伊尹論後之

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説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即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筆法）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斷錯失策處眼光如炬然錯之所以得禍者在憎之者多而衆之所以憎錯者由輔導太子時純以刑名法術之學而不歸於正也蓋刑名之學本於

商鞅。古來未有能全其身者。此根本有未善處。不可不知。

蹈常習故以下同、是貌神共同者、

二田云、至此轉錯結明示時局模樣矣、

金聖嘆云、說盡千古書生做事通病、

西仲云、此論直從景帝隱衷勘入、斷錯之失策、史眼如炬、其行文、起處最寬、接處最緊、頓處最健、轉處最捷、則又舉業之金針也、

武曹云、以身任其危云云、此爲鼂錯畫策正面也、卻先將錯不於此時捐身犯難云云、埋伏在前、大抵欲說正面、須先埋伏反面、前後呼應方靈○雖無袁盎、錯亦不免于禍、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與范增論何待陳平、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同一翻案法○與范增論同用兩逆筆、只添是以袁盎之說得行于其間、順筆在中間、若無兩逆筆、只有此順筆、便是世俗文字、此金針也○前幅錯有以取之、下古之立大事者、是一層、禹之治水、引其人以實之、是又一層、皆急脈緩受法、論學繩尺、有折腰體者、緣上意、別生話頭、而不急入題者也、掉頭體者、不緣上意、別生話頭、而不急入題者也、即是此法是也、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六終